三朝要典卷之十八

移宮

辛丑

諭內閣曰

朕覽文書見御史左光斗具奏朕避宮之繇

朕昔幼冲時

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

聖母以致懷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難伸

惟抱終天之痛前
皇考病篤閣部大臣俱進內問安有李選侍威
挾朕躬使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覥
顏口傳至今尚含羞赧因避李氏毒惡心不
自安暫居於
慈慶宮李氏又差李進忠劉遜等傳每日章
奏文書先來奏我看過方與朕覽仍即日要
垂簾聽政處分御史有言李氏他日必為武

氏之禍者朕思
祖宗家法甚嚴從來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
氏於噦鸞宮月分年例供給錢糧俱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外廷誤聽李黨諠謠實未
知朕心尊敬李氏之不敢怠也其李進忠等
田詔等皆係盜庫首犯贓明証確自干憲典
豈謂株連法當首論務得本犯與劉遜姚進
忠等以正國法勿使渠魁賄囑當事播弄脫

罪波及無辜卿可傳示該部院遵行故諭
史臣曰王安修郄
選侍逼逐移宮處外廷之有後言也于是矯
傳
詔命以自蓋其姦先後經科臣霍維華內豎田
詔之所論列讀之令人髮豎皆裂旋
奉
明旨曰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念

皇考豈能恝然又曰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又曰朕弟妹骨肉至情豈
不注念
父子之情毛裏之愛藹然勃然可悲可涕大哉
王言一哉
王心如日中天矣
是時大學士方從哲等捧讀驚愕即具揭
封進仍

諭李氏平昔過惡多端無曾盡悉朕意未伸人
言不息昨已傳諭明旨如何復行封進顯是
推諉着遵旨即行發抄咸使聞知從哲等又
具揭曰
選侍李氏平時怙寵張威得罪
聖母不惟
聖心含冤抱痛無以自伸臣等聞之亦不勝悲
憤但以事關宮闈不宜輕洩於外且

皇上既仰體
先帝遺愛奉養不缺尊敬有加傳之外廷誰不
賛揚
聖孝似不宜又暴其過惡以掩
德意而滋多議也臣等愚見如此故一時未敢
抄發茲復蒙
皇上面諭且責臣等推諉私衷不勝悚懼除遵
旨徧示諸臣并發抄外惟望

皇上益宏
聖度無念舊惡始終看
先帝分上曲
賜保全
　皇五子并
　三位公主時時顧念務令得所則孝慈兼盡
聖德彌光臣等犬馬愛
主之忱亦藉此少伸矣又

諭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至意朕知道了朕
弟妹皆骨肉至情豈不注念昨已有旨傳諭
卿等
皇考選侍李氏業已移居於噦鸞宮撫養所生
朕八妹選侍東李氏居勗勤宮撫養
皇五弟選侍傅氏居昭儉宮撫養所生朕六
妹七妹俱有隨從宮眷各衙門月分年例養
贍錢糧俱從優厚俾各得其所昭朕仰遵

皇考遺愛篤念親親之誼特諭卿等知之後南
道御史王允成阿附光斗等糾輔臣曰
陛下於移宮後發一
聖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迹之意而宰相輒自
封還夫封還
詔書必其有關大利害大是非大典禮者也此
則何所關耶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
十月丁卯噦鸞宮災

上諭閣臣曰
皇五弟與諸公主見居勗勤宮與噦鸞相隔
甚遠已差人守護今噦鸞宮雖燬選侍李氏
暨皇八妹俱無恙特諭卿等知之
十一月丁亥給事中周朝瑞以賈繼春上
輔臣之書爲喜樹旌旗妄生題目繼春復
揭之曰保全
選侍蓋亦人倫天理布帛菽粟之言非詫眼

疑捏之誤

旌旗驚心題目也
父子相繼扭作戒嚴之光景以貪天功忠厚相
承忽開嗜殺之機緘以傷元氣不於此處
抱痛而乃過用其慮乎朝瑞揭駁之曰安
選侍者猶謂之是安
宗社者顧謂之非乎繼春再揭曰
主上父子相繼
宗社何嘗不安而必待傾

選侍以安之耶即當日移宮原是正理而豈

必立刻驅逐羣閹打搶革其已進儀注之

貴妃因其無端羅織之老父伶仃之

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

我輩臣子亦有心肝豈其人人

覃恩異數家家廕子封妻而欷歔

先帝一妾一女遽不能庇此通國之人所為興

言嗟憤泣下霑衣也朝瑞又揭謂繼春操

戈於解忿平爭者繼春又復揭曰職非捺
戈乃止戈也
聖德無損即已普天胥慶為臣子者心同為國
有何不解之忿不平之爭而煩左右袒者
之忠告乎朝瑞既知朝有公論則奈何作
天理外見解人倫外說話而藉口
皇上自有真知也半夜宣麻連番
中旨那不以

皇上真知為辭乎于是朝瑞語塞

史臣曰繼春望

皇上遠法堯舜近儆

孝宗不以疏而以揭責備閣臣言婉意盡此一

腔忠愛所發抒也而周朝瑞疏揭連

篇諄諄以安

選侍為繼春罪夫繼春何罪忘

先帝之深恩助權璫之虐欿朝瑞寔自陷于大

罪而不自知也

壬辰尚書黃克纘奏臣法官也欲以法死人必使其罪皆麗於法彼方無詞今姜昇鄭穩山劉尚禮不持一物劉遜拾得珠結還與

選侍而與王永福姚進忠手持寶者駢首就戮得無失輕重之別乎若曰

李選侍事

聖母不恭遇
皇上失禮其下人不可輕恕則臣願
皇上為
先帝優容之蓋父母之恩猶天地也履后土則
思母德戴
皇天則思父恩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然
先帝欲冊封
選侍為貴妃其匣中袱中之物安知無出于

先帝所賜者予以是而重下人之罪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矣臣願
皇上之深思之也
上曰朕初登大寶刑政豈不遵于成法昨因內
犯王永福擬罪第減當日移宮朕隨差管事
人等護送各有轎乘該部如何輕聽姜昇等
一面脫罪之詞不知昇等平日罪狀多端今
雖加斬未盡其辜姜昇等遵前旨各斬該部

再不必瀆陳克纘又執奏曰臣于問擬王永
福一招有擬充淨軍者四人乞弘
恩貸此其中亦自有故是日因移宮而盜珠寶
者八人監故二人擬斬二人充淨軍四人
臣謂此亦足以正法矣所欲邀恩於
皇上者推廣
先帝之遺愛付之不治勿過慾其下人故有履
后土而戴

皇天之語蓋以父母並尊事有出於念母之誠
而迹有涉於彰父之過者必委曲周全使
渾然無迹方為大孝此臣區區之愚心也
上曰卿委曲周全欲朕渾然無迹朕豈欲以迹
彰之今内外本無事因盜犯而多事卿非黨
李氏之人而逞詞偏執不顧君父者信有之
昨朕諭傳豈得已哉卿宜安心供職不必疑
慮輔臣方從哲等仍以原本擬票進曰

皇上所諭者情之重該部所持者法之平且容
　縱欺蔽紊亂之名
先帝明斷之德不無少累
皇上光揚之孝更覺有礙伏望俯從所請
未允
　　史臣曰當時王安矯傳
詔旨擅作威福其視王永福等直几上肉耳而
　允纘直據法力爭不肯殺人以媚人

錢幸之誤

辛令田詔劉朝得以再見天日較之
論犯蹕議盜環者所關更大矣
己亥御史周宗建上言
先帝仁孝天縱身履震驚然能護持于
青宮之投梃而不能決絕於衽席之進御能
浹月之間盡霈大政而不能無彌留之際
幾貽禍本二十年不得見
天子之臣而護

駕直宿猶是九卿科道
兩朝遍匹
后之妃而移宮清禁終因言路諫官
史臣曰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之
義也今曰袵席之進禍本之貽則
先帝為何如主而直宿護
駕移宮清禁則津津有餘頌焉蓋儼然以定策
歸臣子而光昭

聖德直冥然罔顧矣

十二月丙午御史方震孺上言

先帝之賔天

皇上之出震其一時景象有可言者使

乾清而久居

選侍則

至尊當避居於何地使

貴妃而久處

慈寧即
孝端且怨恫於無棲曾傳宮闈之線索豈皆虛
空兼以佳冶之薰蒸慘於梃刃雖
皇上以萬靈呵護之身萬萬無他慮然為
聖躬計萬全正當防危中之危要於求穩中之
穩則始而請
駕既而移宮當亦不再計而決者傳聞文武捧
護

天日之姿慰示羣臣而虎拜歡呼於萬年
龍光即照於頃刻此亦雲龍風虎之一奇也即
　左右移宮之際未免稍至張皇而臣子衛
上之心不妨過於激切乃說者猶欲以堯仁之
　無外仰慰
在天湯網之弘開赦及有罪然仁義并是一心
　前後原非兩段合之雙美離之兩傷臣願
皇上念之而惕然也揚漣亦上疏

選侍移宮亦宮侍本等事耳但始末情形及
今不一昭明將醞釀今日之疑端或浸成
他日之寔錄請與中外直述其光景可乎
憶
先帝憑几之言留神國事間亦于
選侍鍾情當時
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
皇上而入復推

皇上而出隨有要封
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臣更不勝忿激杞憂
萬一事權到手豈僅僅名封足了其稱制
垂簾之意乎哉迨
龍馭上賓守
乾清宮門內使乃有持挺不容閣部大臣入
者臣冒死忿詈謂
先帝宣召諸臣今已宴駕

皇長子少未知安否汝等與宮人閉宮堅阻
不容
顧命大臣應
召請見意欲何為及哭臨畢恭請見
皇上於寢門拜呼
萬歲祈
皇上即日
登極傳諭卜吉而諸臣皇皇猶深以本日不

登極為危又議

皇上宜歸何宮有謂即當責

選侍托以

皇上者臣云從來

沖齡天子不宜托之素無恩德之婦人至初一

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專疏初五日猶抗

不奉

旨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積蠹挾舊宮嬪踞

天子之宮以抗
沖年之新主尚成其為體統正而
朝廷尊也乎哉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
捏倡
選侍徒跣踉蹌絕食自裁并
皇八妹失所至入井者或傳處罪璫之甚者
有謂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臣安敢無言
臣謂寧可使今日忤

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
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憑依蟠
結之羣邪又或得以因緣多事于以保惜
先帝之寵愛則得矣而輔
皇上要緊之深意
在天之靈果反以此為愉快也與哉況兩奉
聖諭
選侍居食恩禮有加方知

皇上雖念及于
孝和皇太后之哽咽仍念及于
先皇帝之欽獻海涵天蓋義盡仁昭已是善處
宮闈恩禮之間矣
上曰登極移宮事情不惟科臣所親歷且文武
大小臣工共見者乃極公極正極真極切覽
奏甚愜朕心着昭示中外以釋羣疑揚漣當
日竭力憤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復下

詔曰朕自沖齡登極以來仰托
祖宗默祐內外清平每加喜悅以為大小臣工
皆朕臣子開誠布公勔勷庶政定無異議不
意外廷近來乃有謗語妄生猜疑日至輕聽
盜犯之訛傳釀成他日之寔錄誠如科臣揚
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伸諭避宮始末以釋
羣疑九月初一日
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官進宮哭臨畢

請朝見朕躬李選侍將朕阻于煖閣卿等再
四奏請欲朝見朕不可得當時若非司禮監
等官設法請朕出暖閣面見大臣李選侍許
而後悔暨朕出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
此者兩三次不放出暖閣司禮等官又奏說
大臣朝見了就回選侍方許朕出暖閣朕至
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
進忠等將朕衣拉住不放若非司禮監奏請

朕前進不可退又不能出見大臣矣及至前
宮門選侍又差人數次着朕還宮不令朕御
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危乎當避
宮乎不當避宮乎一向刑部及各衙門欲行
庇護之謀先藉安選侍為題目使是非溷淆
朝政不寧輔臣義在体國為朕分憂如此等
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
義何在初一日朕自

慈慶宮至乾清宮躬視
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於暖閣不放出入司禮
監王體乾等奏請說大臣在前宮門恭候扈
駕請蚤回選侍全然不聽王體乾等請三四
次方許朕出暖閣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見
選侍畢恭送
皇考梓宮于仁智殿未行禮畢選侍差人傳着
朕必欲再朝見選侍畢方許回

慈慶宮扈從大臣科道各官皆所親見一朝
不肯必至於再朝乃明明是威挾朕躬垂簾
聽政之意朕蒙
皇考派在選侍照管朕不在彼宮居住其飲膳
衣服皆係
皇祖
皇考所賜與選侍毫無相干只每日往選侍宮
中行一拜三叩頭禮囙不往他宮中住選侍

之恨更深其侮慢凌虐不堪朕晝夜涕泣六
七日此闔宮內臣宮眷共見而不忍言者
皇考自知派與李選侍為悞每自來勸朕見朕
涕泣不止使各官勸解朕惟每日往朝李選
侍以遵
皇考之命而不居其宮此於親疎自有分別朕
每暗忖
皇五弟亦在李選侍家朕涕泣啾唧李選侍

未有憂色選侍所行極毒極惡之事朕曾秘
諭閣臣不令發抄若避宮不早則選侍牙爪
成列盈虛在手朕亦不知如之何矣其中嫌
怨安危朕可不早避宮爭選侍因毆崩朕
聖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採
聽不許朕與
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如有舊人來問朕
安說一句話選侍就拏去重處此朕苦衷日

久難伸外廷不能盡知朕今奉養李選侍皇八妹飲食衣服各項錢糧俱從優厚且安享無恙各官何乃猜度過計藉為口實如異日選侍患病而逝將用人以抵命乎將歸咎於朕乎豈不聞聖母之崩繇選侍之毆可不問乎近來各官奈何不為聖母只為選侍失其輕重理法何在前日刑部

執奏父母之恩猶天地履后土則思母德戴
皇天則思父仁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如此
朕因有感於衷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朕不加
選侍之封號以慰
聖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之優厚敬遵
皇考之遺意該部亦可謂仰體朕心矣大小臣
工何不深加體察惟知私於李黨責備朕躬
不顧大義熟於小節朕欲出一嚴旨切責依

庇内臣執奏以朕在冲齡外廷疑為中旨喧
嚷不休都姑且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
工今後務要和衷各供乃職毋得植黨背公
自生枝節以取罪戮特諭
史臣曰王安以夙憾
選侍倡議移宮肆其逼逐欲加之罪則曰請
后垂簾欲甚其罪則曰欺毆
聖母從根生株從株生蔓此不待智者而後知

也乃邪黨必執
累詔以為詞謂
累詔不出
皇上則有損于
皇上之英明然英明如
世廟議禮之
詔三易不以其故貶聖何也天下曉然皆知非
禮之議出於權臣而不出于

聖意也況矯

詔恣惡之王安天下莫不聞乎天牖

聖心一朝震怒暴其蒙蔽姦黨肅清而

聖考始無虧也不亦休哉

是時大學士方從哲在告劉一燝等上言

皇上嗣位以來

宮庭肅清政務沛發大小臣工幸際

昌期勤修職業乃以形迹影響之疑互相紛

辯致屢
聖懷伏讀
聖諭備述當年宮掖事情及頃者避宮往來景
象悽境危衷宛其在目臣等不勝感愴又
不勝頌仰竊惟
聖母賦性柔雍即早毓
主器之祥尚忍讓以安
皇考之愛真是女中堯舜

皇上孝思純篤即抱此終天隱痛寧委曲以體
皇考之心洵為帝王中曾閔矣第後先情景宮
闈秘密諸臣多不及知即知亦何能詳審
以故各持一已之是過為不然之疑甚至
以事後論安危謂周防為多事
皇上責以猜疑輕聽誠或有之若云庇護黨私
則萬萬不敢先是屢傳
諭旨羣情業已洞然茲復蒙

皇上具述始末披衷以示諸臣不感悚省圖仰
副
恩意者非人臣子也
史臣曰追念
皇考篤厚
選侍此
皇上之本心也最初一
諭曾經閣臣從哲封還蓋明知王安楊漣等之

矯托也觀於他日一時傳諭不無忽
激之
旨而
聖孝益昭然于天下矣
辛亥御史王業浩以封還原
諭責望輔臣不得遂抗言曰今日
御旨傳宣臣捧讀中間備述
選侍之顛末及移宮前後之光景

旨內情辭不無微有可酌伏祈更出
明綸以與中外共曉或暫收還原
諭召輔臣等商定而後播傳臣茲亦不敢明指
諭詞隱重等語而止以四言進夫一
選侍也昔為寵嬪今一子焉匹婦耳當
噦鸞之一炬而不灰而
皇上邇來所以恤而周之者更云極為優厚何
所虧欠而舉朝尚有煩言乃

皇上之心亦甚覺有不安而面諭批諭一諭再
諭者何居
皇上之所獨知也
皇上之心安而安
宗社者之苦心血誠亦白於天下至安
選侍之題目又誰敢為之耶此臣所伏願
皇上靜思者一
先帝青宮毓德止孝止慈一月當陽千古讓美

聖神乃爾何以一女子之微生如許枝節
今
皇上踐祚英明仁孝迥邁百王
先帝之心亦已大憫設如
諭內
選侍不可言之毒惡尚秘
諭內閣不令發抄
聖恩如天是生

選侍者即所以不死
先帝也但如所云派與照管并毆崩等語天下
萬世不察則
先帝止慈御家之盛德不無少損且曉人何必
至此此臣所伏願
皇上之慎重者二天祚
聖母起於困苦艱難純和懿德度越后妃篤生
聖躬正位素定何至以房闈之細横來批頰之

允在
選侍即死有餘辜在
聖母則生豈妬寵此臣所伏願
皇上斟酌者三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即在普天
率土臣子亦切同讎之義而
聖諭至此且曲處如此則前此之肅清既未得
為義之盡今此之優厚亦不得為仁之至
皇上將何居焉且外庭臣工比肩共事

逆下疑有脫誤

一主討儺問逆已矣而
皇上亦且分目之曰安
社稷安
選侍則水火之情形既判玄黃之戰辯方興
儺不儺安不安之題目何時纔了此臣所
伏願
皇上潛消默奪者四奏入
留中

史臣曰
皇上之於
選侍恩禮始終原無纖芥之嫌外廷諸臣亦
皆知屢諭之不出於
聖意第安等虐焰方張無敢誦言之耳業浩獨
請收還
聖諭弗輕播傳其言委曲微中根於血忱宜
聖明有以默鑒之也不然先鋒所中寧待他日

倒字之誤

而後倒處也哉

癸丑給事中李春燁上言臣惟天下猶一

家

上於臣猶一身同在一家一體之中得力者不必翹之為名偶偏者無遽指之為黨斯真師濟真和衷而天下且永永無患頃者移宮之後一二臣子或恤其私規以厚遇無亦以名分既定則恩施可加一以仰體

先帝之愛一以推廣
皇上之仁亦非左袒李氏而樹室中之戈倘同
為臣子同有心肝而敢背公植黨忘君護
讎則是家之敗子身之蟊賊即同類共殛
之不暇肯令一日容于堯舜之世哉疏入
亦
留中

乙卯給事中孫國禎上言

選侍一事

皇上萬弗歸臣下以功此之功臣子不敢居之

功也尤願

皇上萬弗疑外廷以黨此黨之名國家不可有

之名也居不敢居之功所係猶小開不可

有之名恐初緣一事後遂曲借之以張羅

明兆于一言或即陰搽之以為穽三窟為

祟一網可空而禍中于國矣

上報聞下之所司

史臣曰春燁不必翹之為名無退指之為黨與國禎臣子不敢居之功國家不可有之名等語皆正論也竟以此觸忌先後例處一旦

聖明憬悟旋與

召還駸駸柄用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休哉

終

三朝要典卷之十九

移宮

鎮遠侯顧大禮上言移宮始末臣下未能盡知因訛以傳訛而猜疑紛起議論似乎偏執究竟本無他腸總之欲

皇上推廣仁孝

大德不至有玷昨蒙

皇上渙發綸音曉諭中外臣民在在奉揚臣伏

讀至不加
選侍之封號奉養
選侍之優厚等諭
天語煌煌洞見
皇上堯舜之心乾坤之度更願始終一意非所
以厚
選侍正所以上安
先皇也

先皇之心安而
皇上之心更安矣
上報有旨
史臣曰自垂簾語出移宮事成諸姦
恨不立殺
選侍為快者而始終一意厚
選侍以安
先皇乃出自大禮之口諸臣讀聖賢書所學何

事竟一武臣之不如哉

癸亥楊漣乞歸上言臣有大不安者三臣
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關禁近事恐傳訛
垂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煩言嘖起不得
不洗發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
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危疑恩義之間
而已旋荷
綸綍之褒過徽忠直之譽使臣區區發揚

主德之苦心反為誇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

一也當

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

當時首請

御文華殿受羣臣

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

乾清宮羣臣擁蔽之日捧

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張惟賢也捧左手者閣

臣劉一燝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如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竭蹶呼號相應和而已乃以憤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臣之不安二也

宮禁日就肅清

社稷有何棿杌而

聖諭以忐安

社稷為言

君幸有子不必心憂杞國之天而臣獨何人乃
言手捧虞淵之日受友朋之虛譽猶為過
情切
君父之寵嘉能無深媿臣之不安三也臣無病
不敢以病請
皇上未罪臣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徵薄之心
跡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為急流勇退之人
而已

史臣曰楊漣以徼功之念搆
宮闈之釁雖稱功頌德寔繁有徒然名義可畏鬼神難欺清夜自思想亦有不慊于心者此所為有乞歸之疏也猶高自誇詡儼然以
社稷之功自居明明有要挾
君上借慰留以壓清議之意夫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若漣者其何逃於王法也

乙丑御史潘雲翼上言楊漣雖有
選侍移宮始末一疏未嘗居功而以無罪去
國殊令忠臣扼腕
丁卯御史郭增光上言黃克纘之去雖以
會推而徐察其去之之因則斷獄始末一
疏神已告人楊漣之去雖以
恩重而微窺其去之之意則移宮始末一疏情
見乎詞然則克纘去而斷獄之疏與

選侍之說紛紛不了則翹主過以為名誰寔
始之恐大臣用心必不其然漣去而移宮
之疏與
中旨之說刺刺不休則攖逆鱗而逢怒行將及
矣恐諫臣受
君何樂有此臣怖卒慮始謂兩臣遯思殆不可
不轉也
御史張論奏曰苟利於國何必居為已功

誠益於
君何必標為異議
御史郭如楚奏曰移宮
正位原係定理豈可居之以為功安靜
加恩自是恪論不得挾之以為名
上俱報聞
御史焦源溥奏曰
孝元

孝和
先帝之后為
二后者為忠則為
李選侍者非忠
選侍不過一宮人耳尤非
貴妃之比使
選侍身無失德于
聖母

皇上原無夙嫌則推
先帝之愛時加優厚臣亦宜首疏以請而
選侍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
宮闈之事外廷雖不能盡知惟恭誦
皇上近傳
聖諭如所云阻
皇上於煖閣意欲何為挾
皇上以垂簾裀將不測况又有臣子所不忍言

缺

與不敢深信者乎臣讀之髮豎眦裂惟有
涕零已伏思之謂此事而出於中官揑□
將視
皇上為何如主今即
冲齡而母子天性將來必有覺察之日何物閹
豎膽大包天義之所不忍料也謂此
諭而出於
皇上之本心則

選侍之惡神人共憤即欲為
選侍乞憐亦止可求
皇上曲宥前辜量加恩禮并寬其生父而移宮
之始末閣部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
抹殺也盜犯之叵測罪不在贓必不可得
而寬也若欲
皇上竟釋然於罪璫不幾於忘父母乎天下無
無母之子臣奈何敢以忘母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

黄克纘上言源溥謂在

先帝時為

二后者為忠為

李選侍者非忠臣廣之曰

聖母既正名定位得從

先帝歸於九京則光昭刑于之令德莫虚傳

宮闈之忿爭尤忠之大也若如臺臣之言則

必
聖母不得正其終方可議斯獄耳
上曰近日王業浩李春燁逆臆妄言朕念係新
進小臣立朝未久不忍譴責乃加優容令其
自省黃克纘身任大臣當以和衷體國如何
倣學小臣輕躁肆無忌憚指
聖父
聖母以為要辯快心之計藐朕沖年無禮太甚

所謂平日讀書忠孝二字何在本欲着九卿
科道會議具奏念係大臣姑不深究
史臣曰左袒移宮者無不以恃寵
先帝欺毆
聖母為
選侍罪狀亟欲暴之天下克纘獨請光昭刑
于之令德無虐傳
宮闈之忿爭侃侃正論足以關羣小譸張之

口而慰
先帝在天之靈真得大臣事君之道者矣
辛酉正月癸未御史馬逢臯奏曰客歲八
月三十日
先帝疾革而言
選侍之封當緩者科臣李若珪也初一日
先帝賓天而入
乾清宮呼

萬歲執
皇上左右手者輔臣劉一燝英國公張惟賢也
初二日上移宮公疏者九卿科道周嘉謨
黃克纘李汝華張問達等也上移宮專疏
者臺臣左光斗也初五日上疏急移宮以
待
皇上登極者科臣楊漣也疏下禮科而抄參者
科臣暴謙貞也其後相繼有疏科臣惠世

揚臺臣張潑鄭宗周等也罪璫疏下科而
抄叅者又科臣魏應嘉也如以為功則與
衆共之不獨一楊漣如以為罪則與衆棄
之亦不獨一楊漣今罪人未誅而發罪璫
者先作楚囚之泣
聖躬初安而護
聖躬者已嘆江上之容難進易退禮有明言漣
當此日固止有決去一着以明臣節耳

皇上亦頗聞出城之後物情竟何如耶況車馬
填門總非朱履之客燈燭繼照遥映不夜
之城鱗甲飛天不怯玉龍之戰豈徒訪戴
盡欲識韓臣不識漣何以得此於人哉漣
可以去矣惟是
朝廷之上許其去而未正去之罪褒其忠直而
未竟忠直之猷含糊一旦舌戰不知其幾
何時矣

上曰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罪未明楊漣忠直朕所鑒知暫准病告進退心跡自白不必會議

史臣曰此時楊漣姦謀未露形迹詭秘故得朦朧徼忠直二字之褒迨後事敗竟以棄禮忘君犯上不道伏辜秦匜立照漢法不赊聖心之明斷如此

給事中魏應嘉奏曰當
選侍移宮之際公議鴻宣於封事千官鵠俟
于
殿廷非漣一人之言一人之力則漣何敢萌
居功之心在人自不必過有居功之疑惟
羣疑漸積於難勝則一去非出於得已漣
之人品心事在今日無損分毫而
宗廟鍾簴之所係與

疑忘之誤

先帝恩情之所鍾俱安然如故總是
皇上至仁大孝之昭垂豈臣子濡沫承流之敢
竊則今後言安
社稷與言安
選侍者俱可以止矣倘言之不已漣即暫返
初服轉多不安倘相忌無言即前此小有
異同無非為國
上報有旨

詹事公鼐奏曰科臣楊漣疏中所述情景
最為真切臣欲記為一書傳之久遠以賛
兩代光明謚靖之治至於追號之有無移宮之
是非又在以後記言記事之臣據禮據情
明書於記注以定綱常名分之大義而非
臣之所敢與也
給事中蕭基奏曰以安
選侍為急孰若以衛

聖躬為急乃可奠宮府之危此亦輕輕重重公
道隱隱寄焉者以此衡量事無多求言無
硬爭而議論可弗騰矣
御史方震孺疏曰移宮之始末事關
聖躬同為
皇上之臣子決不敢先
選侍而後
皇上則科臣楊漣似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

居功之説也將謂其居之以為貴而未嘗
遘會乘機取
中旨之閣老將謂其居之以為富而未嘗驅神
使鬼私罷璫之金錢其無功可居也三尺
童子亦能辨之矣意者其借以為話柄者
手而不知何以又有交通之疑也
先帝賓天原出倉卒假令漣能呼吸之間交結
宦侍聲色不動而置

皇上于衽席之安此固狄梁公所費躊躇者恐
漣無此機智無此手段耳而或者謂漣曾
參新輔種禍有根即不言移宮亦且不免
此其說或未必然如其然也人心何繇得
服今漣且脱然去矣七年之候
命六月之掖垣報
主有心去國何罪使漣早知如此只合唯唯諾
諾於

國事底定後做一篇太平文章豈不穩當而
何必報
先帝特達之知至於奮不顧身而并不顧是非
毀譽乎雖然漣小臣也可以留可以去可
以功可以罪有何關係惟是公道不彰羣
疑愈熾後來播之史冊傳之天下且謂
皇上堯舜在上真有交通之臣且肘腋之間有
敢於矯

旨之閹宦而
皇上不及知所關
聖德聖政豈其渺細此臣同官馬逢皋所以慨
然而請會議也如僅僅為科臣一身也亦
何足會議也哉近雖奉有忠直之褒恐更
添一番
中旨之疑添科臣一層交通之案耳臣竊以為
此事非

皇上召對不可
皇上不召對則從前
詔諭一一皆出於中官
皇上一一召對則從前之
詔諭一一皆出於
聖意所以釋天下之疑而光
聖神之德伸忠良之正氣而平忿激之人情端
在於此又省議論之一事也

上曰移宮事屢旨甚明前諭乃朕面發閣部大
臣後諭是朕腹心未竟之言左右不及知者
有何交通矯旨所請召對知道了

史臣曰楊漣交通權璫倡起移宮三
尺童子皆知之震孺乃謂不動聲色
置
皇上於衽席之安不知
皇上有何不安待漣衽席置之乎甚至以肘腋

有竊
旨之閹宦而
皇上不及知為挑激
聖怒之計殆所謂欲蓋而彌彰者也
給事中毛士龍上言自後人以不敢居功
責移宮之楊漣而其誓死定策排闥叩
主
顧命大臣知其功

皇上深壯其功而責備者又疑其貪功令眼決
春明之血心摧雪路之車但恐
選侍不比張差而推出推入必非風癲所以
終難蔽楊漣以罪而但議其居功此功罪
之反而窮也臣下既明見其功而又何必
深疑其心乎此亦功罪數十年來翻翻覆
覆之案而今反借去
國之臣見其公也

史臣曰一時黨救楊漣者多假借題
目變亂功罪無非附會王安傾陷
選侍耳曾不思屬毛離裏之愛原自關情斗
粟尺帛之謠真堪雪涕而諸臣枉費
心思徒工機械上得罪於
君父幽獲譴於神明亦可為萬世人臣之炯戒
矣
御史周宗建奏曰以移宮一案言之几前

翻字之誤

後諸臣所申論者如方震孺毛士龍等不
下十有餘章闡發既明人言且息在科臣
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召用於他日在臺
臣賈繼春質心愛
主何妨付定論於國人若復據此為名再生讖
諷將侈談羽翼者益添臣子之不安追憶
几筵者復來事外之億逆各欲高其聲價番似
失其初懷欲掃疑端愈增枝蔓此又臣之

所為不得不慮也
御史倪應春奏曰漣當中外危疑之際
宮闈睽絕之時慷慨排
閤丹忠映日此時身家之不惜豈功名之是
念追肅清有日議論紛紜不得已出疏以
自明原未居功何嘗有罪竟使鬱鬱去
國不潔其名罪璫揚眉忠貞短氣長安之兒
童走卒莫不惜之非獨惜一漣也惜

國家失一任事之人也
上報有旨
二月丙午御史賈繼春奉差在籍見前
諭播傳因陳具揭之寔以祈
聖斷其言曰移宮一事
宸斷明決而傳聞光景淒楚紛紜通國有若吞
若吐之酸舉朝有且忻且愴之狀於時微
臣硜硜之見恐損

聖德齋沐具揭面閣臣諄諄言之懇達
天聽以望其母女之保全而止豈不知犯忌者
不祥觸璫者無幸哉蓋念
冲聖御極之始慈祥元脉當從折柳先防威福
大權莫向中涓送却而至於
皇考之瞋目九天
聖母之不儺匹婦乂交得而雙孅耳此微臣當
日具揭之寔忠憤所鬱義無返顧一官七

尺都所不惜老親幼子不暇為計也

上曰賈繼春暗揭流毒造言誣朕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朕未嘗責究自繼春出揭之後引類彌姦爭端大起大臣求退小臣紛囂咸畏繼春有倒翻天地手段廷臣莫敢言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乃大膽欺天昂然肆辯目無君父況選侍移宮以來未見繼春有疏明其可否却借逆揭為攖鱗逆耳之説

箝制朕躬要名減罪令奏內只言具揭之實
不明揭中之語更見欺昧姑着照原揭回話
繼春復上言臣初入班行當移宮之後祗
因痛切
先帝亟欲效忠
皇上遂具揭閣臣以冀轉達
天聽及捧誦
聖諭乃知天地之高厚已曲為保全而小臣之

狂愚猶妄有規勸臣子之誼不容自匿謹
備錄原揭回話伏惟
天
鑒
上以其疏中無
李選侍雉經
皇八妹入井二語着再回話
御史張慎言奏曰當
咢湖再泣中外倉皇時大小臣工痛念

先帝青宮毓德之時蓋不勝處心積慮之苦及
甫
登極而妖冶為殃刀圭未效又已扳號莫及矣
幸
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諸臣懲前毖後倍用周
防誠危疑恐懼當八月之杪九月之初矣
偶值
選侍

乾清
天子避席此一時也
宗廟之匕鬯為重則
先帝之舃履為輕所以不得已而有冢卿周嘉
謨之疏也又不得已而有科臣楊漣臺臣
左光斗之疏也于時抗言宮府即
神廟之鄭貴妃且居然先徙以為望矣既而閶
闔弘開

冕旒快覩此一時也嵩呼而慶
聖主之龍飛遂亦不覺愴焉而痛
几筵之羊棗光景風聞悽然動念所以臺臣賈
繼春不得已而齋沐具揭諄諄於閣臣周
旋內外之間也此當日之定案也有何曖
昧不可見之迹而煩揣摩臆度于事理之
外乎
御史高弘圖奏曰賈繼春直陳具揭之實

一疏大率謂感泣
明綸控仲孤憤以向所告同列者今且達之
君父此自人臣一念不敢欺昧之樸誠而信友
獲上自此明白昭徹於天下矣夫楊漣之
去國則以移宮之一事繼春之辭差則安
選侍之一揭同屬耳目之臣各灑忠直之血
此不求同於彼彼亦不求同于此迄今
宗社定

選侍亦無不安緬惟
宮禁危疑之際而決策呼吸此不可謂非漣
之功即繼春亦未嘗不以漣為功而漣第
不敢自以為功也安
選侍之說起於移宮之後因
宗社既定而用意周到欲使中外曉然知移宮
之舉原非導
皇上有薄於骨肉之心但謂

乾清為
至尊所履
仁壽亦處優之地不妨于有是移移而左右
未免炎涼則
選侍不安傳聞復有外謬則
選侍安而猶以為勿安繼春所以有安
選侍之說也即漣亦未嘗以繼春為非是也
聞

皇上踐祚之初召見廷臣繼春未與向使與漣
比肩赴
召其主于移宮當亦不在漣後矣漣亦知繼春
者也有安
選侍之餘忧總結移宮之餘案繼春與漣亦
何以異也伏祈
勑繼春入境而于楊漣旋
召之還

朝其退愈光其進愈榮矣

御史王大年奏曰臣見同官賈繼春等疏

傳

嚴旨足令人臣措躬無地矣但臣下職在守官

惟恨不得自為靖獻耳苟得自矢則收其

言而言重即置其言而言亦重翕受之優

容之則得其職擯斥之戮辱之則益得其

名總之無奈言宮何以言宮而居此無可

疑官之誤

奈何之職乃欲其盡結青蒲之舌長為折
檻之手不幾防口而防川乎
御史張捷奏曰
皇上踐祚以來煌煌
明旨追原當日正始之繇發抒
聖母終天之痛
大聖人純孝之德既昭昭然揭日星而貫今古
究也卒以優厚示著存以親愛聯骨肉

皇上自是仁義並行而臣子未免意見各執迂
戇之細說豈足掩
聖德之隆補偏之苦心亦或操相成之術其以
為相成也則不當深罪其以為無所損於
聖德也則亦何必褻
王言之體而樹威於二三小臣哉
御史劉廷宣奏曰
皇上移宮之後亟

恩恤
選侍見於
聖諭者蓋已仁至義盡度越千古御史賈繼春
之揭何為者此繼春之過也使
皇上果因篤念
聖母微不能忘情
選侍
皇弟

皇妹或不得其所為

皇上誠過矣臣下誠不宜誦言之然尚不可待言者以茅焦之愚而

皇上原未嘗有一于此也則繼春無嫌批鱗正可謂之狂愚不諳事體焉耳蓋垂簾之漸當防

紫微之垣宜正移宮者移乎其所不得不移羣臣無庸居之以為功鼎湖之淚未乾簪履

之遺可念則移宮之後
選侍亦自不得不安又胡可執之為言者罪
案耶且
皇上實加恩于
選侍
聖諭明明昭布於中外如令繼春以安
選侍得罪而去人且謂
皇上寔不能忘情于

選侍將不信
聖諭而反信繼春所誤聞于道路之言為果且
然也則
聖心何以自白于天下臣故願
皇上之熟思之也
給事中王志道奏曰臣伏讀
聖諭曰仰遵
皇考遺愛無不體悉知

陛下之念
先帝至矣繼春雖誹謗然其意亦未嘗不以
先帝為念今誠寬繼春令天下皆知苟念
先帝雖誹謗如繼春
陛下猶容之也孝之至也臣又伏讀
聖諭曰朕弟妹皆骨肉至情豈不注念知
陛下之友愛弟妹至矣繼春雖誹謗然其意亦
未嘗不以友愛為言今誠寬繼春令天下

皆知凡言友愛者雖誹謗如繼春
陛下猶容之也仁之至也
給事中薛鳳翔奏曰御史賈繼春本以愚
昧出之戇直捧回話之
嚴綸不知如何悚惕凜席藁於舉筆必且痛自
創懲所願
皇上矜其愚不計其罪嚴於始稍寬於終許令
自新嘉與更始豈非

主聖臣直之芳躅而赦過宥罪之鉅典乎

給事中王繼曾奏曰

陛下恩隆

選侍當時與

陛下同心者大臣有面奏有章疏則非賈繼春

一人始也夫冢卿科道諸臣何惜一小臣

而欲庇護之誠不欲

陛下以移宮故有所拂怒罪言官天下愚昧之

徒窺議恩意不自

陛下令御史獨享其名也

給事中倪思輝奏曰御史賈繼春者惟知

全

先帝之慈以成

聖明之孝而不知至仁錫類原自處置得所正

皇上所謂新進小臣不諳事體者也今奉

旨回話席藁方殷乞

聖度曲賜優容以明天地之大
　吏部尚書周嘉謨及九卿科道會議亦云
　繼春席藳待罪懇請優容
上諭曰移宮始末事情中外臣工共悉自賈繼
春揭出朝端紛囂不已近又具疏肆辯張慎
言等職居言路不肯直剖是非却借調解為
名寔乃背公植黨本當革職念輔臣在講筵
屢為申救姑准從輕張慎言高弘圖俱罰俸

二年王大年不候會議急於奔救止知植黨
不顧大義且說人主於言官無可奈何是使
言官思欲上天耶亦當重處輔臣奏說係局
外之人心寔無他姑着罰俸半年王志道等
不思國體連章瀆奏姑且不究以後再有借
端煩擾的必罪不宥

三朝要典卷之十九終

#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

移宮

閏二月辛丑嘉謨復具疏申救

上諭曰移宮本末卿等有公疏科道有單疏賈
繼春都置之不問乃以違忤逼逐輕汙朕躬
且
皇考選侍王氏等四位同日移宮繼春不惜其
他獨揑造李選侍雉經朕弟妹四位亦同日

移宮繼春何不重念朕弟獨注意皇八妹入井顯是受姦人買囑誣陷朕躬淆亂朝政朕隱忍至今未曾輕露向使繼春若肯悔悟引疾迴避朕何得深究今既昂然肆辯朕須窮究到底以質雖經入井真偽結此移宮公案卿等誼在體國還當替朕分憂豈可庇護小臣以貽後日之慮賈繼春着再回話已而削繼春籍又

諭曰朕以冲年
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禮敬選侍其移宮一
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共知
毫無異詞獨賈繼春首倡邪說揑造李選侍
雉經皇八妹入井播煽流言誣詆朕躬若不
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乃繼春奉旨
回話初次只一揭朦朧再次遮飾支吾朕欲
逮他來京面質虛誑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

明肆揑誣供招定案本當拏問處死念輔臣
奏請繼春認罪情詞可憫姑從輕革了職為
民當差永不敘用

史臣曰賈繼春當表裏羅織之時獨
能不惑邪說不怵權勢以輔
皇上為堯舜責望輔臣勁節孤忠亭亭獨出乃
諸姦惡其異己必欲置之死地賴
明聖保全旋與環

召天下萬世不獨頌
聖度且諒
聖心矣
五月癸丑給事中霍維華奏曰司禮之任
責成既重關係匪輕盧受以奄奄暮景彰
彰罪案臣下之投之者猶不勝忌器之慮
皇上之去之者得無亦覺轉石之難乎則繼盧
受之後者必得小心翼翼忠順無他之人

任之方可而長安道路之口皆以為王安迫欲得之以為大作威福之地臣以為王安日侍

皇上左右貴近無比豈其復艷心此物以自蹈於蛇足近又聞其告病調理偃仰私寓矣是果能居高持滿引嫌自避乎抑垂涎欲炙示以必得乎不然以

兩宮嘉禮之日而王安棲遲外邸又傳聞其眺

遊西山一時嘖嘖之口雖未敢盡憑而亦
有不可代為之解者矣乞
皇上省覽思維斟酌慎重如王安畢竟可恃可
任亦乞
嚴旨切責以後宜小心勤慎勿復如今日之舉
動乖張啟人情驚疑之端生羣小趨赴之
念倘念其從前擁護之功已多向後保全
之道宜審則在

皇上之熟為王安計王安之善自為計而已

上曰盧受已有旨了司禮監掌印官朕自簡任何得以風傳猜誣陰寓私意內臣進退豈容外廷操權結恩修怨將來漸不可長霍維華不諳事體念係言官姑且不究

史臣曰王安伏法之機始于此此時側目王安者無不為維華危而維華為之不顧不獨有識且有膽矣

七月乙巳田詔等名下李文盛等具本鳴
冤
上念田詔侍奉
皇祖劉朝等侍奉
皇考俱有勤勞都饒死送司禮監奏請定奪令
閣臣擬諭大學士劉一燝等奏曰此事屬
經法司問擬具有成案令
皇上念其微勞欲從寬議如天好生之心臣等

敢不將順但

皇上之欲寬者恩法司所定議者法且李文盛

原本未經發下法司無憑質辯難以平反

上即發田詔劉朝等二本一燝等又執奏曰此

事法司屢經問擬奉有

明旨

聖諭亦謂贓證明白擬辟極當今據本犯奏辯

事款多端熱審在即果如所奏法司自當

從公分谿若先下此本轉滋多事仍將原
本封進伏惟
聖裁
不聽
史臣曰劉朝田詔等出獄而移宮之
局始破矣輔臣一爆與謀者也故封
還
勅旨堅執不行非

睿斷赫然則內外相倚之勢何時解乎

戊申尚書黃堯纘上言臣部於田詔等獄

因贓物在

內庭干證多女官不得質審於心不安當日

具招後再照云田詔等所犯除寶物外余

銀不下六萬兩必非數璫之力所能負之

而趨計損臺諸役一一可質問也且

內府歷年財物一勘可明尚應查失去之數

較原贓多寡若何事干禁地今只憑見追
贓物以定罪案觀此則當時讞獄固已心
疑其未確矣今當熱審疏理冤滯之時何
敢具疏激聒使
皇上之恩澤壅滯而不流乎然欲即解司禮監
又恐天下謂臣等但遵
皇上之命而不守
祖宗之法臣且無詞置對明日即當熱審合無

勑下三法司會同審明果四犯贓有未確不妨
明白奏請開釋以明
聖主之無成心法官之有定守而於刑賞忠厚
之治益有光矣
上命着仍遵前諭送司禮監奏奪及刑部揭入
上曰田詔等侍奉
皇祖考多年曾有微勞具本鳴寃會審明白着
降做奉御外私家閒住

史臣曰田詔等以盜寳擬辟繫獄已
久
皇上特開湯網出為奉御蓋深察其無盜庫之
事也田詔之寃既白則
選侍之枉益伸而王安所以粧誣傾陷恣行
威福者自無所逃于
雷霆矣

辛亥

上諭外私家閑住司禮監太監王安降做淨軍
發去南海子看守墻舖

壬子

上諭南海子看守墻舖淨軍王安不許人往來
私通書信如有私通書信人役往來着廠衛
辦事番役并南海子看守人員挐住指名參
奏

史臣曰王安之誅固緣劉朝田詔等

首發其姦寔藉霍維華一擊之力追
思移宮之慘即安身首異處肉飽饑
鷹尚有餘辜而時且有憐其惟葢不
具罪不至死者可謂有人心乎

己未田詔上疏為權姦擅傳假
旨無辜被陷含寃其畧曰王安心懷夙恨恣横
専權今人屢索餽禮姦婪不遂使人恐嚇
内牌子王錦棠等以搬西披簷錢糧事逼

今寫票扳詞同謀狼貪已足恐有後患復
欲潔身直遲之十日而後首告朦朧捏
旨黑夜宣官暗授
密旨詔被酷拷受刑不過屈認多贓安又假傳
密旨嫌少再追詔負痛難忍只得順口答應後
又假傳
密旨令詔增銀通共銀三萬五千兩幷玉帶全
珠寶石頭面等件繼之捏造告詞撰擬

旨意深機密網改抹招卷皆出安之一手人不
敢言試思覆本末題
萬歲爺爺何以便知贓少即此顯是假傳
聖旨國家從來有此法度否其假旨弄權受賄
縱奸中外含怨難以枚舉伏乞
勑下刑部從公詳勘情罪分別庶國法昭明而
人心痛快矣
南京御史王允成疏參克纘曰鄭穩山乘

選侍移宮之際而盜珠寶一箱當下捉獲有
聖旨驗明而乃分別其罪生死不同倡言寶係
選侍之物不知
選侍大內之人寶即大內之寶獨不聞不分
首從之例乎至辯臺臣焦源溥疏語更剌
謬源溥疏云在
皇祖為
元子者為忠為

疑試之誤

福藩者非忠在
先帝為
二后者為忠為
選侍者非忠此天理人情之至克纘曰為
皇祖而全其
貴妃富貴其愛子者為忠之大
貴妃席寵無忌尊富猶昔訊問克纘再將如
何以全之乎必封后而後已乎田連數肖

猶不為富位列

親藩猶不為貴克纘再將何以富貴之乎克

纘又曰先昭刑于之令德莫虛傳

宮闈之爭尤為忠之大

聖母賓天已久令德著聞已見刑于之化

宮闈忿爭

聖上在小南城哽咽而對大小臣子言之虛傳

屬之誰乎至云

先帝不得正其始
聖母不得正其終然後可以議此獄何其忍于
出此不祥之語以此人而久濫朝班恐三
綱淪而九法斁也
史臣曰桐封久就守禮法以稱藩不
必踵智囊之説
椒掖已定痛
鼎湖而損法安忍附常侍之謀允成小人肺肝

如見矣

尚書黃克纘奏曰王允成論臣凡三事其

二三因臣去歲有疏言

貴妃

選侍二事為滅倫亂紀此皆經

皇上處分已久臣可無辯然亦不敢不出一言

夫人臣愛

君當寘力于重者大者談易儲事于兩代繼述

之後則大器久定為臣子者但宜慶其授
受得人而追咎遲疑之私愛何以為
皇祖地然則舜愛謨蓋之弟非與誒卻席事于
思慕叛號之時則體悉宜深為臣子者但
當造頌刑于有則而指摘
宮闈之私昵何以為
皇考地然則宋仁宗待劉氏益厚非耶
皇上仁孝性成其傳出

聖諭臣捧讀再三至于出涕又何心與人辯是
非哉
上曰前事自明不必與辯御史薦人不妨直陳
何得因以劾人卿宜安心供職王允成已有
旨
史臣曰克纘首以戴皇天而履后土
感悟
聖明一言而萬古之綱常植矣臣子不深自循

首而反以滅倫亂紀妄爲彈射變亂
是非一至此乎然克纘祇以仁孝大
義揭之中天是以奉
明聖之眷留而終慰
孝思于不匱也
甲子給事中孫杰奏曰
皇上登極以來冢卿嘉謨統均無能徒仰輔臣
之鼻仰輔臣一煬佐理無狀又徒仰王安

之鼻息遂長
中旨錯出之漸從無一人敢以白簡從事者臣
接邸報見同官霍維華有疏刺王安臣嘆
服言路可為有人閱邸報見王安業已服
辜臣又慶幸
主上可為有斷乃未幾而維華遂以年例處矣
如謂原任猶有遺議則前日銓部不應列
之考選如謂新任不無過舉則三月兵垣

未見有可吹求也及臣進長安聞煩言果嘖嘖矣謂維華刺安之疏出安國不保其終一燝嘉謨若失其腹心之倚二臣遂未嘗一刻忘維華也一燝進

朝之密語與嘉謨出

經筵之附耳有目者見有耳者聞維華之例處非二臣之辣手而誰

上曰輔臣一燝尚書嘉謨佐政秉銓公忠謹慎

朕所鑒知其遼東用人多係經撫言官保舉
霍維華例轉緣故該部還明白說來已而周
嘉謨疏辯維華之處縣于作令入垣不一
又云維華有邊才故云邊道補之孫杰復
条其遁辭瞞心背理據云維華有邊才故
補以邊道不知當四月考選之時正遼瀋
繼陷之後此際何等急需邊才胡不即借
重以封疆而直待八月年例也至云所論

罷監一疏原重在司禮盧受不知即如宜
審保全等語謂非隱刺王安而何若一燝
密語嘉謨曰輕輕去了他罷又一日嘉謨
附一燝耳曰此人以年例處之矣耳屬于
垣此語可賴此心可瞞乎
上
報有旨
于是嘉謨上疏乞罷曰霍維華之推年例
原自有說臣前疏不敢盡言懼傷雅道今

科臣強以王安為詞無非以王安激
皇上之怒耳人謂王安有保護之功于
先帝或有或無
皇上當先知之人謂王安有忠益于
皇上又或謂其戇直取罪于
皇上是否的確
皇上自當知之臣等何得與聞而乃以此處維
華謂臣所為此語可賴此心可瞞乎

史臣曰王安搆釁
宮闈凡為臣子無不欲食而寢處之嘉謨親
承
顧命
先帝憑几遺音豈遂忘心而于揑誣傾陷之人
曰保護曰忠益曰蘉直好之不啻口
出何哉噫維華為鷹鸇之逐而嘉謨
為狐兎之悲難矣

給事中侯震暘上言移宮一案晨雞作驚
當亟剪其翼
龍御已安當慎防其過此又天理人情之至兩
念合為一念無異可伐何功可居而無奈
其激而漸離也去國者一身似葉懈留者
三錫非榮識者恨之
壬戌正月己未給事中惠世揚上言移宮
一事曾經

皇上處分昭示中外不逾年而是非變亂
朝端且然何論天下目前且然何況後世乎
二月丙戌刑部主事王之寀上言竊聞
君父之讐不共戴天義不反兵仕弗共國臣子
且然而況于
天朝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易世且然
而況于當世往歲
李選侍氣毆

聖母蒙
皇上再三出
旨布告中外即姦相方從哲封還
詔旨仍
諭發出自是中外知
選侍惡同武氏日夜為兩宮
貴妃計
明旨點破逆謀潛消

聖母在天之靈必有心安而目瞑者此復讐一
大義也又曰乞
皇上與閣臣深圖叅慮
貴妃選侍二宮用女官侍奉毋令中使來往
聽其自裁奉
旨具在梃擊案中
史臣曰之家拾光斗唾餘謂
選侍惡同武氏不過互相要結以遂梃擊之

謀耳而不顧其擬之非倫也至云聽
其自裁則明欲迫
選侍以死矣小人之允惡一至是乎
四月己卯禮部尚書孫愼行上言
選侍宮中何知前代有垂簾大變事即劉遜
李進忠么麿小竪何遂膽大揚言言者以
為遜進忠隔晚業偷珠寶藏之從哲家此
事曖昧從哲即未肯承認然以受

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若非九卿言官急
請移宮
選侍一日得志
皇上幾無住足所
高皇社稷將不血食可為寒心聞彼時從哲濡
遲不肯進科臣拉之以進請移宮又不肯
急請以為遲數日也無妨已又欲急退科
臣搯之以住大叱曰你豈做李家官喫李

家飯如此光景豈可堪聞任婦寺之縱横
而特佐其焰恐
冲主之臲卼而不與其憂此從哲不能為天下
萬世解者也奉
旨具在紅丸案中
史臣曰慎行借紅丸以陷舊輔則不
得不影附移宫以固其黨此即王之
宷拾光斗垂餘之意

辛巳方從哲上疏自明曰

選侍移宮自

皇考升遐之後即屢諭內臣奏請臨時與同官具揭立催隨奉

旨着於仁壽殿居住即日搬移此催移宮之始末也如是而謂臣未嘗慷慨一言乎且當時進揭候

旨俱在

文華殿直房未當他往慎行謂臣儒滯不進
科臣拉之以進已又欲急退科臣擋之以
往不知果在何處作李家官喫李家飯之
語不知有誰聽聞慎行歷歷言之若親見
親聞然者吁亦異哉至于偷藏珠寶乃近
日鑿空誣賴之常情理所無臣可無辯奏
入奉
旨
俱在紅丸案中

史臣曰

聖諭云事情始末皆朕所知則從哲之証可以

無辯特是時邪議方張故令據寔會

奏使當日諸臣仰體

聖心即與剖明則

聖孝之光昭不待今日矣惜多惑于邪說滋蔓

難圖至使楊漣左光斗等分據要津

侈功定策卒之

天心震怒立辨貞邪
至仁大孝照耀千古又何傳聞之足慮哉
五月辛酉孫慎行上言垂簾欲聽政據從
哲疏云具揭立催亦止爲移宮耳夫諸臣
請在初二從哲請在初五其一切章疏在
乾清宮不入
慈慶宮者已二三日
國政幾於中斷賴他輔臣訪知之而臣工更

益急請

皇上試檢從哲移宮揭中曾肯一言及垂簾聽

政之非否臣從邸報中恭誦

聖諭云輔臣義在體國為朕分憂又諭云凌虐

不堪朕晝夜泣涕六七日從哲為

顧命輔臣貂璫貴戚誰非姻里倘少肯義形于

色何至令

皇上受盡苦楚如是而臣謂其未嘗慷慨一言

殊不能鮮也

史臣曰慎行斷然以不言垂簾之非
為從哲罪而不思本無其事安得違
心而言之夫諸臣之造為垂簾語者
皆違心者也而猶欲借以陷人良心
盡矣尚欲托正論以行之將誰欺乎

御史江日彩奏曰

選侍之宜移宮也從哲非不有揭進但大臣

當
國家危疑之事機緘倏忽謂宜不顧死生勇
決直前為廷臣倡無使功落人後聞其移
宮時意復悠悠若在可速可緩之間昔宋
韓琦值英宗病慈聖太后一日臨朝謂曰
皇親輩皆笑太后欲于舊窩中尋兒兒琦
厲聲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古大臣決大
疑定大難其勇決類如此從哲視茲寧不

媿死章下所司

史臣曰古大臣當官〔宮〕闈嫌隙之際苦心極慮宛轉周詳使功成而人不知惟姦人妄布大拜攘臂奇功故雖仰鼻息于權璫貽斧鉞于史冊而不惜也若韓琦之于慈聖大后事體不同挽回宜速紅爐點雪道應如是耳

尚書黃克纘議曰移宮一事臣記九月初

五日

皇上將登大寶而

選侍尚未移宮九卿具公疏後於

慈慶宮前問三閣臣答云已具揭擬一宮使

之搬移矣回至十庫前而揭已奉

御批移之曦鸞宮今閣臣疏稱

仁壽殿豈臣所記憶或未確乎

國家大事當聽冢卿具疏臣因當日親見且

彼時大九卿今在朝者惟冢臣與臣二人無可他諉矣謹具揭以便會奏

給事中薛文周奏曰邸報中見抄有戎政尚書黃克纘一本讀之則爲進藥移宮等事而發言言解釋字字虛描舉忠臣義士恨不立唉逆賊之肉者一出克纘之口覺淺淡無味若多一番會議者臣讀至末見有奉

聖旨三字臣以為是會議疏也
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克纘獨非臣子臣恨其滅
絕綱常昵私交而忘大義遂于二十五日
具疏參之亦止就事論事未嘗一字及其
生平也今于邸報中見克纘辯疏輕輕點
綴猶是中理前說昔
皇上曾有
旨責克纘以忠孝而克纘平素所得意者政在

不忠孝百年之後于
二祖
十宗之靈有何面目相見矣
御史張慎言奏曰
先皇帝德政月無虛日史不絕書乃深宮之中
煽處傾城當先巧逢狐媚蠱惑美疢滋毒
男戎不勝再設計于女戎寶玉大弓賄鬻
近幸如此舉動意欲何為通國之人皆知

之從哲身秉
國成獨不一蒿目耶安危之幾間不容髮乃
封后移宮喫緊大節一則委于禮臣一則
為臺省諸臣彊而後可禮臣孫如游雖以
傳宣宰相為公論所輕乃執爭封后差彊人意
從哲當日委卸禮臣固謂爭之而得閣臣
居其名不得而有不測則禮臣受其禍即
移宮一節見羽翼已成

皇祖之
鄭貴妃先去為望從哲方敢具揭此亦庸而
狡之左劵矣
六月辛未黄克纉奏曰大抵此時人心險
巇巧于陷人往往立一大局使人投於其
中而不能出如
孝和皇太后未嘗被毆而權璫媚臣至以毆死
播告天下是以

孝和皇太后為許皇后也于事為失寔非信矣
于
君父
君母為醜詆大無禮矣無信無禮三綱淪五常
絕矣臣惧薛文周方自蹈不忠無以見
先帝于地下而何暇為臣慮奉
旨 具在紅丸案中
史臣曰克纘全疏據經明禮甚正甚

確已入紅丸案內

史臣又曰欺毆

聖母之說原王安誣揑之詞一時邪黨競相附

和想

聖母在天之靈聞之亦必有愀然不樂者克纘

直引許皇后事以折文周之非三綱

五常賴以不墜真狂瀾一砥柱也

給事中汪慶百奏曰

明旨會奏甚確而吏部發冊科道建議言人人

殊皆云奉

旨會議則非也

明旨惟着當日親見諸臣據寔會奏耳張問達

黃克纘皆親見人也外又有英國公張惟

賢大學士韓爌見在班行皆

顧命元老豈肯為亂賊之黨斷宜遵

旨自行據寔會奏臣等執白簡爰書從其後則

綱常可明議論可定天下萬世可質矣

史臣曰

會

明旨本曰爲奏而問達改爲會議使邪黨奏揭

紛紛競伸其說寔此二字作之俑耳

罪以擅改

旨意朋比爲姦夫復何辭

給事中傅櫆奏曰

選侍者鄭黨也方

先帝寵眷既深閨有無禮
母君之事
皇上危疑未定輒有不利孺子之心至臣民擁
戴
嵩呼
天位已正猶然依戀故宮欲何為哉儻使
皇上無着居仁壽之旨從哲遂謂
選侍者寔為

戀

皇上之母為
先帝之未亡人而
六尺之孤遂謂置之安則安乎且據從哲揭云
　頃外廷之議謂
先帝潛邸非妃嬪所宜占位則是徼外廷之議
　從哲遂不吐一詞又何其不任怨也又曰
　當
選侍戀宮之日聞外廷觀望

聖意或者再入

慈慶而

聖駕徑御

文華則是

皇上特不以驅除加之

選侍而朕志之先定亦久矣即從哲有擁戴

選侍之心縱不懼外廷之詆斥能不懼

皇上之震怒乎臣又知其不敢也

給事中沈應時奏曰移宮一節嚮有
聖諭今克纘有言官信口詆誣一疏中引
孝和皇太后一段突有播告失寔等語查疏毫
不相涉無端插入令人眩惑俾史館靡所
適從寔録將何訂證大非
皇上欲釋羣疑之盛心也
文周又言曰當
李選侍移宮之日劉遜等盜庫事發事在刑

部劉遜托其所私之內璫與克纘認同鄉
者闗通克纘克纘力為庇護贓私狼籍傳
布長安克纘因為轉求庇于從哲于是從
哲與克纘合謀朋比專欲抹殺
選侍一案以為寬縱盜庫之地聞
皇上以
皇妣之故特宣
聖諭手授從哲從哲初不肯傳致

天語嚴厲而後逡巡奉出時此從哲已受克纘
之囑托故不欲
聖諭之出也中外交結賄賂公行總之知有
選侍不知有
君父知為金錢不知為法紀同聲一氣罔
上行私亦何怪乎今日從哲與李可灼進藥一
事舉
朝痛憤而克纘挺身硬證甚至欲并後先

聖諭敢公然斥其假托也哉臣恭讀
聖諭
聖母之崩係
選侍之毆近來各官奈何不為
聖母止為
選侍失其輕重法紀何在克纘乃謂
孝和皇太后未嘗被毆而權璫媚臣以毆死播
告天下海內臣民所共知共見者

聖諭也
孝和皇太后之未嘗被毆也克纘何從而知之
皇上以
聖諭手授從哲從哲囁嚅不肯傳
皇上面諭云我與他有讐舉
朝皆傳誦之克纘身在班行獨不聞耶
聖諭既不足據
天語又不足憑

宮庭秘密之事克纘何所執證而敢于哆口
若此
聖諭所謂不為
聖母止為
選侍克纘其何以解也克纘明指
聖諭為假跋扈無人臣禮至此極矣
皇上英明仁孝痛
聖母之抑鬱致病日夜啼哭

宣諭中外此何等事情而權璫媚臣得以行其
假托克纘視
皇上為何如主耶若此番
聖諭果假則年來事體出自
聖斷如以封疆
宮闈等事譴謫多人亦皆權璫媚臣為之耶
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而況于煌煌
聖諭目為假托指斥乘輿罪大不敬不知克纘

何以解也
聖諭又云一向刑部暨各衙門欲行庇護之謀
先藉安
選侍為題目使是非混淆
朝政不寧
諭內責刑部乃克纘也克纘就裏機關已被
聖諭一一點破且慙且恚無地自容遂欲委罪
于假托之人以自為遮蓋之計此所謂欲

蓋而愈彰也假使
聖諭果假克纘果孤忠殉
國當時何以不明白指奏畏
皇上耶畏權璫耶克纘何以解也至于盜庫一
事
皇上聖明自有洞鑒有情真罪當已服厥辜者
有疑似株連已經寬釋者有罪案明白尚
稽图國者咸則皆

疑衍

皇上之威也恩則

皇上之恩也而克纘霑霑市恩煦煦見德專以此交通近侍播弄線索既用為護身之符又借為陷人之穽如此人臣而高談綱常自負忠孝令克纘清夜思之亦有啞然失笑者矣

上俱下之所司

史臣曰文周前後詆誣克纘者不止

一疏而悖戾不倫至此而極加以交
通加以受賄甚且加以跋扈無人臣
禮而于假傳
聖諭一語尤三致意焉蓋此語寔犯諸姦傷心
之痛故反覆辨論必欲屢
諭非出王安所矯而後已詎知真偽難掩鬼神
難欺被
聖母以不美之名導

聖主以刻薄之事固
九廟神靈所必殛者乎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一

移宮

御史徐景濂奏曰移宮一節久懸中外之
疑微臣一腔熱血欲灑久矣謹冒死訟言
之無諱可乎蓋當
鼎湖再泣
寶御未登即煢煢
孺子靡怙靡依夫原無嫡庶少長之嫌不借羽

翼定策之力儼然
宗廟
社稷之共
主也
選侍雖鍾愛于
先帝曾受護持
太子之托然非
兩宮比也館于別殿則名分肅體統正

祖宗家法宜爾令諸臣行所無事輔
冲主以孝治豈不成清寧乾坤哉彼孑然一嬪
呱呱一女逗遛不遷者何故空戀
冊妃之
遺命耶抑有要挾之陰謀耶宮中一段真情景
亦惟我
皇上自知確獨斷明中貴之口臣寮之耳皆風
影也自垂簾語出而

內廷閑然矣促移宮者輙攘為奇功矣自李
黨語出而外廷閑然矣言加
恩者幾中以奇禍矣嗟乎此禍根也無亦王安
之煽搆簸弄邪臣狐媚而不自醒耳總之
未移以前為
國之念同殷既移以後居功之情太躁致有
互爭釀成多事而做李家官喫李家飯此
等市儈語可溷

宸聽乎可汙大臣齒頰乎

上下所司曰

先帝聖德考終中外所知倂宮闈等事皆朕所

親見日來紛紛疑議殊不忍聞這本說的是

實錄纂修在即着宣付史館

史臣曰籍口垂簾攘臂定策漣等心

事路人知之自賈繼春處人皆箝口

而不敢言矣景濂慷慨昌言直抉諸

姦之隱遂使
聖心頓悟史館立宣彼猶敢以紛紛疑議再瀆
宸聰者真萬世之罪人也
給事中方有度奏曰日者臺臣徐景濂疏而票擬者欲宣付史館似若以史為一人一家私物而不知史也者紀載必核一時之實予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所不能私筆削亦人主所不能私是非者也今

宣
宮闈等事
皇上所親見是矣正惟
皇上所親見也能宣泰昌元年九月無
選侍毆辱之
聖諭乎天啟二年六月無
選侍觸忤之
聖旨乎若以是數者盡屬烏有也煌煌

天語籍籍人言有目共見有耳共聞固知史臣
必不能一筆抹殺若使奉前後
旨並書也則一事自相牴牾何謂信史臣所謂
票擬不可不慎者此其一也
上曰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事直書李可灼已
有旨處分移宮亦曾奉傳諭何必爭論這所
奏併付史館參酌

史臣曰史以傳信非以傳疑

皇上既曰宮闈等事皆
朕所親見日來紛紛疑議殊不忍聞則移宮之
真偽是非從此定矣而有度必欲執
王安之矯
詔實歐辱之事以成謗史獨何心與
給事中沈惟炳奏曰九月二十八日抄到
聖諭有云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
聖母以致懷憤在心十二月初十日又抄到

聖諭選侍因毆崩
聖母彼自知其罪每使宮眷時來探聽不許朕
與
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不知此兩
諭者真耶假耶如以為假則克纘之言是也如
其真則
皇上必非無故而傳毆崩之
旨且

英明天子恐亦非權璫媚臣所敢為揑克纘是
何肝腸乃欲匿
選侍之凌虐忘
聖母之怨讐是何膽力乃敢以臣子之逆辭奪
君父之哀告且是兩
諭皆為移宮發者也臺臣左光斗先是肅清宮
禁之疏內有武后之禍立見于今日之語
臣彼時尚疑此言不無太甚後讀

聖諭則光斗危言捧日殆有先事之憂焉非過
計矣而臣同官楊漣前疏叅清宮禁後疏
敬述移宮始末中間竭力憤爭委曲調停
一段事情不過一時忠愛至情迫切不能
自禁亦臣子尋常職分何嘗認為己功而
後乃有居功之説此胡為者漣而果居功
也何去國之身似葉而罷之者必無已耶
上詔所司曰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

忿激追念
皇考豈能恝然爾們當仰體朕意不必多言致
滋疑議
史臣曰母子之情出于天性
皇上大孝純篤果有氣毆之事豈肯旋宣而旋
諱之一時傳諭不無忿激斯言一出
中外釋然矣
尚書汪應蛟王永光侍郎陳大道李宗延

議曰
皇上登極年已十六與
世宗入踐同歲
選侍垂簾意欲何為說者謂與封后總一機
關非臣等所敢知倘二事有一得行不知
朝廷作何景象從哲雖有二揭一遲至二十日
一遲至初五日豈總歸枯菀之想乎繇今
而觀封已停宮已移往事若可無論然皆

藉

天地

祖宗之靈與禮部臺省之力從哲以

顧命元臣游移于可否緩急之間若有若無若痴若黠臨大節而不可奪無望矣且以封后移宮二事合于進藥一事不知萬世春秋之筆當書從哲為何如人也

侍郎張經世陳邦瞻議曰

貴妃之封后
選侍之移宮從哲雖以二揭藉口然味其語
意即從哲不能自解而欲人代為從哲解
不可得也夫
帝崩而立后此自古未經見之事豈待查例而
後知其有無哉從哲不于此時封還內降
引義力爭而汲汲傳奉下諸禮部若禮部
之奉行復如從哲則事遂成而不可挽矣

呂武之禍能保其不再見乎夫以封后必
待禮官之迫而後上以移宮必待言官之
迫而後行從哲各以一揭塞責輔臣所居
何地而舉動若此其又何詞以自解也
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議曰
李選侍以侍嬪居
乾清非制也況雄據于
新主御極之始乎倘非科臣楊漣之力爭內寵

並后其漸何可長也

史臣曰此戶兵刑三部卿貳議單也國有大事身為大臣不能持正論以杜羣囂則亦已矣而一則曰垂簾意欲何為一則曰武呂再見一則曰內寵並后佐慎行之邪說助漣與光斗之餘波曾不顧其言之謬戾不倫也諸臣于是乎失大臣之道矣

少卿朱光祚韓光祜王紹徽耿廷栢鄭三
俊議曰移宮必待同朝之併力合詞而
乾清始正倘諸臣終不得闢其説舊輔遂聽
之已乎所謂碌碌因人焉用彼相者斯亦
千萬世之罪人也
太僕卿蕭近高張立典少卿申用懋於倫
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
金柯昶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議曰移宮

疑何之誤

垂簾兩事呼吸而變霜露頃刻而關安危
此乾坤無等時舊輔俱優柔觀望不勇決
剖陳利害及衆議逼迫而始以一疏了事
古大臣立談之頃而奠神器于泰山之安
者舊輔聞之當媿死矣

史臣曰

選侍受命

皇祖撫育

冲聖一旦

皇考賓天煢煢無倚即宮不遽移何至輒關安危乃今之移則移今之即日移則即日移猶且張皇其詞文致其罪擬以古今不數見之事抑獨何心與

鄭三俊又議曰移宮之揭繼臺省而上當日情事臺省爭之甚力舊輔反若受成者然此何等時優游觀望豈托孤寄命之丰

采人不能不疑舊輔深也一悞也

給事中趙時用議曰

貴妃之必不可封移宮之必不可遲此明白易見之事而舊輔一味依違無能早決即有奏揭常落人後大都緩急不得力久為言路所指摘而今俱已定無所事更議矣

給事中甄淑議曰

二聖相繼賓天小人女子得以乘隙互恣賴

皇上多福匡持有人旋即帖然人情席今日之安而忘昔日之危遂未及致議然良心固未泯也垂簾之造禍代有覆轍人人知之也豈秘閣元揆獨不知乎雖曾具密揭而議論已落諸臣之後徘徊猶在恩怨之間矣

給事中薛文周議曰封后議謚移宮三事議

謚則舊輔為之后之不終封宮之終必移則非
舊輔能止之能從之也諸臣疏與舊輔之
揭先後日期自明也
給事中周朝瑞議曰移宮一事
皇上當日所自見自歷不知今日亦能自明之
否顧欲臣下明之乎恐千古沉冤終在此
一案也使當日垂簾之謀遂成又不卜今
日之乾坤是何光景

史臣曰移宮一事原

皇上所自歷亦惟

皇上能明之故

雷霆一震羣小伏辜不令

選侍抱千古之沉寃也

給事中霍守典議曰封后也而浪傳擬

謚也而妄議移宮也而怠緩茍非包藏禍心何

其大事糊塗若曰別無媚腸豈盡不學無

術正與進藥之事大抵一副心腸所當並觀而合議者也

史臣曰挺擊紅丸則曰一條線索移宮進藥又曰一副心腸深文一至于此語曰陷文不可脫筆舌可輕易乎哉

給事中劉弘化議曰

選侍占住

乾清宮于指日
登極之時豈容躊躇事而姑待外廷開端僅托
內侍為諭此其意可勝誅其罪可勝道乎若如道路所傳勢成騎虎力借連鷄伏宵小之邪謀翻移宮之定案則惡極罪大公憤愈深恐非舊輔之福矣

史臣曰天下事惟光明正大自無可翻亦不畏人之翻移宮一案棄

先帝之遺命虧
皇上之孝思正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
者陰曀一消天討罔赦非人之翻之
乃諸臣之自為可翻耳弘化此言豈
亦神先告之乎
給事中沈惟炳議曰
冲聖登極事在
先帝晏駕之日從哲趑趄不肯進宮而科臣擁

之使進
李選侍久據
乾清從哲不急請移出而科臣大叱忿爭遂
有蚤清宮禁以正分位之疏臺臣有肅清
宮禁以安
宗社之疏大小諸臣先後急請若不能頃刻待
者而從哲泄泄如也此皆薄海共傳無容
議者想從哲子婦寺諸輩香火情濃不及

當是子字

照管

皇家事耳

史臣曰

宮門何地而擁之使進

選侍何人而大吡忿争欲以彰漣之功而不

知己定漣不可赦之辟矣

給事中薛大中議曰

選侍移宮一事當時中外喧傳有垂簾聽政

之意從哲身受托孤寄命之責大節不奪此其時矣若何濡忍不前怯懦不力趑趄觀望于其間想劉李之姦珠寶之藏恐非無因鬚眉丈夫不有所以柔之胡為乎繞指之若斯耶

給事中張鵬雲議曰封后移宮二事倘非禮臣科臣之力爭不知從哲欲何為乎有禮臣科臣之力爭為從哲者得無愧死乎

御史王遠宜崔呈秀周邦基楊新期李懋芳朱泰禎議曰

貴妃之不可封后也

選侍之當移宮也但當機執奏爲是乃一具揭于禮臣爭執之後一具揭于羣臣爭論之時雖事期求濟無論遲速然見已出乎人後議應叢于已身

江日彩議曰

貴妃不可封后

選侍急當移宮從哲觀望遜避見義不為事成則己居其名事不成則己得免于禍未免有機心焉

倪應春議曰

鄭貴妃之未后也謚之改而宮之移也始或牽于私昵終則束手正論臺省之交章足據千秋之是非自明

李時榮議曰移宮一事從哲不能首先昌
言直待九卿言官之請尚遲迴未決進退
趑趄即非有交通內廷之心亦無見義必
為之勇處分大事此等糊塗縱有揭催亦
所謂碌碌因人成事者也

陳保泰議曰

李選侍不肯移宮請立
貴妃亦天地間一大奇變也臨終

遺言衽席之私婦寺之姦固或有之假使當是
時或曲遵
遺命不一救正又或處置過當大至決裂能無
累
先人之德否無傷
先人之心否今
宮闈之内肅清雍和大小無間雖我
祖宗家法森嚴而

兩朝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孝可謂至矣何也
所謂孝者正是以前人之德為德以前人
之心為心不在區區一從違之迹也臣竊
謂今日但當潛消
中壼隱憂政不必追論封后移宮已事此又
根本之慮已
陸獻明議曰
貴妃封后

選侍移宮從哲曾無一言之侃侃先寢僥倖
之圖曾無一字之錚錚首紓忠忿之抱正
色立朝之謂何
張汝懋議曰封后事出創聞亟諍奚煩于
查例
選侍迹類逼尊速移寧俟于須臾自先後疏
揭相繼陳奏
聖明仁孝隨事允行使

盛典快覩隱禍潛消此實
宗社有靈臣工胥慶矣
温皋謨議曰移宮各欵初相依違後各救正原因紅丸事追論則直從李可灼一案分剖明白以決千秋之疑可矣
沈猶龍錢士貴議曰
選侍移宮係
貴妃停封一月後事也先是禮臣抗疏與

皇考納諫之語
選侍宮中豈不熟聞況乎位號輕于妃屬事
體大于進封彼以
皇祖治命而不敢承此以潛邸私恩而乃敢冀
臣固知
選侍之無能為也垂簾創舉斷乎必無即有
姦萌一言可折相臣當日急急力爭亦是
尋常守禮未足誇功夾日乃以泄泄之容

處羣疑之會委蛇進揭似不欲為大義首
事者然何以厭羣望而帥庶僚也
吳性喻思恂樊尚燝議曰封后移宮兩事
俱
宗社安危介在反掌夾日孤忠定變呼吸從哲
泄泄視之若有意若無意如此行徑是何
心事從哲愈無以自解矣
蔣允儀議曰

貴妃停封
選侍移宮二事千古綱常名教所關不待智
者而後辨閣臣依違首鼠欲却欲前無忝
禮部之執奏而姑為從更無奈科臣之詰
責而勉為催請明明佐逆步步黨姦而禮
臣弟以漫無主持濡遲不進相責猶寬之
矣
楊維垣議曰進封移宮舊輔雖各有揭而

出或人後或與人偕出大臣矯矯丰裁誰
當如是
姚應嘉議曰封后之不能即時執争也移
宮之不能刻期督催也此皆舊輔見事未
敏任事少斷誠無以謝人言然夷考當時
禮部争封疏入
先帝降旨數十言促令具儀速舉閣臣竭力陳
其不可事幸終寢

先帝晏駕之後閣部臺省各疏請移宮數日未
動至初五日輔臣復具揭立催遂得即日
搬移以叶次日
龍飛之吉此亦舊輔事中顛末持議者當叅稽
焉
施樑議曰宮之不可不移也夫人而知之
也當
鼎湖初泣四海攀號況素侍巾櫛之人五內亦

自崩痛時既出于倉卒勢難辨于咄嗟卒之初六

登極而先日搬移似于

大駕還御無悞也不足為深尤也

吳其貴議曰傳封何難一語辨折如李文靖引燭焚劉美人之詔手移宮何事遲疑再三獨不見袁盎在文帝前却慎夫人之座乎

侯恂議曰移宮一事

宸極正位而敢懷暗奸之謀從哲詎不知其不可哉惟是徘徊觀望實有依阿㜸倖之心而又無如迫于衆議何乃不得已而具揭耳故使當時科臣之爭不力移宮者未即移矣而謂少遲不妨抑思何事不可少遲乎愛從哲者不能為之解也

尚書張問達等會奏曰

選侍欲垂簾聽政輔臣與臣等于
皇考鼎革日黎明候于
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閽者猶攔阻臣等排
闥進哭臨
皇考畢即請叩謝我
皇上良久未出臣等懇請之
皇上始出叩頭畢人心洶洶始定臣等相目視
遂擁護我

皇上出
乾清宮門外坐素輿扶迎于
文華殿先叩謝
皇上即正我
皇上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
聖駕還于
慈慶宮偶有二三內使走云此事何不啟

李娘娘臣與諸臣即斥言是時上無
聖母惟知有我
皇上何知有
選侍內使輙去臣等與合
朝諸臣議我
皇上登極又議
登極日即應住
乾清宮斷無再回

慈慶宮之理吏部九卿等臣即公疏奏
選侍移宮科道等臣又各疏奏移宮輔臣遂
于直房內共具揭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即日搬移諸臣共快之然其心
猶以附臣之奏不毅然先為諸臣倡也儻
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急奏搬移如再稍
遲則
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其竊弄威福又將如

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
史臣曰自會議之説起一時臣工左
袒楊漣左光斗者十人而尤折衷持
衡明剖是非入告
皇上則問遠等事也而
乾清混居竊弄威福等語則依然慎行之邪
説而楊漣等之唾餘也附會無稽之

口反滋不了之疑國家亦何賴有此
大臣而取此會議為哉
七月庚子太常寺添註少卿高攀龍以孫
慎行論方從哲一疏關係甚大隄防甚遠
從哲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乃在結交鄭
國泰父子謀危
先帝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于文昇
之藥皆方從哲左右之而復有大亂如黄

克纘者論
選侍一事混白為黑指鹿為馬皆
皇上不多講書精義理此心不明之故因陳
聖明務學之要以定致治之本其論黄克纘曰
選侍一事
陛下念
聖母則宣
選侍之罪念

皇考則優
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
為
聖母隱諱則為孝明如
聖諭以為假揑忠如楊漣以為居功人臣避居
功甘居罪君父有急冷眼旁觀此大亂之
道也不可不明也奏入
不聽

癸丑孫慎行罷

史臣曰慎行自佐三禮即仍然以夾日虞淵自居追被臺臣糾彈屏跡林皐毒心愈熾故一入春明而綱常大分宜明之疏出矣藉口弑逆欲加輔臣赤族之誅附會垂簾忍出

高皇血食之語姦謀未售托病言歸其黨人猶且擁戴不休枚卜首列向非

宸衷獨斷其與大獄禍正人虧損

聖德溷亂信史可勝道哉

九月癸丑

上諭禮部

光廟

選侍李氏冊封為

莊妃禮部擇于十二月初三日行

冊封禮

史臣曰是舉也於
先帝為孝於
信王為友
皇上真人倫之至堯舜之心也
壬戌御史張脩德請召還賈繼春疏曰
皇上登臨之日
李選侍不過一
先朝嬪御耳其當逡巡移宮也避

至尊而嚴大分無論舉朝知之即繼春亦明知
之而明言其當移者及俛首移宮之後名
已正分已嚴矣念
先朝則當念
選侍念
選侍則當念幼孤之
皇妹故愀然于
皇考在天之靈而惻然于

椒宮寥落之子母此
皇上之事亦
皇上之寸衷脉脉縈迴而不能旦暮釋然者然
惟
皇上知之而在
廷臣子或不能知繼春亦不能知也中外喧
傳人言嘖嘖如繼春方欲有言而又有激
之使言者于是轉激轉悞

選侍方安于泰山而誤以為臲卼不寧
選侍方享
御食居深宮母子相依融融歡娛而誤以為
憔悴孤苦旦暮不生則
聖衷安得不赫然怒而繼之以逐也然
聖衷怒而繼春之心益不白矣昔者曾參孝而
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而天下願以為臣
繼春之忠豈讓子胥而其欲成

陛下之孝豈欲出曾參下哉

史臣曰

世宗朝諸臣議禮未決蔣冕曰臣欲望

陛下為堯舜

肅皇帝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一言定父子

之經立綱常之極今

先帝遺命在耳何不以堯舜之孝弟成就

君德而偏欲傳風影之疑開

宮闈之釁是可忍孰不可忍修德之救繼春

言婉而意切矣

癸亥二月癸亥給事中王志道奏曰臣頃

報

命途中見會議禮卿一疏不覺慨然曰爭此乎

神廟之朝則為國本爭之乎

神器再傳之後何為乎爭此乎

光廟顧命之際則為預防爭此乎

大寶久定之日何為乎則曰為
兩朝實録也嗟嗟不念及此則已茍念及此寧
不恐傷
神祖之明有害
先帝之義乎哉大抵古今事變皆當揆之以人
情況
君親骨肉尤當以情量當萬曆中年
冊立遲遲因而起母愛子抱之疑者人情也至

先帝之于
皇上則無間然矣何也無毋愛子抱之隙也無
冊立遲遲之請也不待分封之國而後曉然也
垂簾二字又非
玉几之命也非出宮掖之口也不過臣子設為
不必然之慮激切及之也不意喜事者遂
從而實之甚至謂實出
先帝意者臣之所大痛也然則

先帝臨崩何諄諄以李氏為托乎此又人情也
士大夫有無子之妾身後有不願其得所
乎若當時所傳封妃之
諭與
神宗立后之命則殊矣自古未有一帝一后而
不立妃者
覃恩遍天下而當時從龍之人何不可一霑位
號今已次第

冊封向者禮部之
諭自當有日舉行臣又何言臣誠見景灝首發
大義震醒人心今日驟以内察外遷不知
何意況
聖代慈孝卓絶前古視之漢初事正相反豈可
傳合疑端若將蓍艾往事而後快心者何
可訓也語云好名之害使人不知有
君父而無

君父之禍皆起于見
君父有不是處若
先帝之于
遺命一傳一止
皇上屢
諭愛敬李氏之意未衰此皆
帝王之盛美仁孝之極思臣子幸得將順又可
導之以刻薄乎臣恐天下因景濂之處遂

廢景濂之說

兩朝實録必至如宋人燭影斧聲之疑未有已時也

史臣曰孟軻謂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于當道志于仁而已垂簾之說借危辭以快夙憾而姦人視為奇貨交結權璫百計以傾選侍當是時也

玉几遺言委諸草莽
璇源弱息危若朝露
皇上屢
諭愛敬李氏之意不衰滿腔惻隱于骨肉倍加
　親切諸臣不思引之以曲全
盛德是誠何心哉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一